

## 上篇 国运天机

隋炀帝统治末期，民间流传着“杨化败，李花开”的民谣。长安城里宫墙自塌，井冒红烟的恐怖怪异，令隋炀帝惶恐不安。掌管天文的李淳风，十多年前便发现了“天机国运图”，将有二十一代的李氏王朝出现，寻找到了历史巨变的应机之人。

地灵人杰，气化形生，虽然此说甚为奇妙，但又岂能因肉眼凡胎而怀疑不信？

君不见山水广大之地，所出之人多半度量宽宏，山水逼窄之地，所出之人多半胸襟狭隘，是故山端正而水清平，所出之人平易正直，出势陡而水流急，所出之人凶狠乖戾。

山形势格变幻，所出之人多诡诈；山浑然而谷深远，出的人多深藏不露 山动而势塌 水多而流乱 孕育在淫荡之士。峰尖水秀文材鼎盛，山高水长福泽宏大，山明水秀多出美男美女，山粗水浊出的人必男卑女丑。富贵贫贱贤愚寿夭，皆为山川之感应，帝王将相英雄豪杰，均有地脉势格的形迹可寻。

山水即地气 地气即地力 因形以察气 因气而推理 则一切疑谜均有形迹显露。

神州大地，论水则非黄河、长江莫属；论山则首推中华氏族的祖山昆仑。

莽莽昆仑，形如三条巨龙，从西向东、南、北三面蜿蜒盘舞，再纵横蔓延，化作无数起伏潜能，隐卧东方大地。

老子“一气化三清”昆仑一体化三龙。

昆仑山伸延向北者 称为“北龙”。起自帕米尔山 沿青藏高原、新疆伸延 再分为数大脉络 东延为可可拉山、巴颜喀喇山、积石山；南延为喀喇昆仑山、唐古拉山；北延有阿尔金山、南祁连山；东延为察哈尔舒马哈达岭。北龙主干向东一路伸

延，于舒马哈达岭一分为三。南延为山西大同的武州山，东延为宁武的管涔山。管涔山再一分为二，北延为恒山，南延为太行山，东北延者为拜察山（蒙语“金”之意）至此又一分为四。一支向东南入河北耸而为松岭；另一支北行至黑龙江耸而为索岳尔济山（即大兴安岭），直至山东东南的碣石，抵海而止；再一支向东北伸展，至山东中央耸而为泰山；第四支则更源远流长，即向东面伸展的一脉，直抵吉林的长白山。长白山再一分为二，一支向南伸延，直抵朝鲜半岛，耸而为太白山脉，越海而入日本九州。另一支西南行，越海而达琉球群岛，耸而为台湾岛的中央山脉，再越海为菲律宾群岛。

昆仑山向中部伸延，称为“中龙”，起自青海的巴颜喀喇山，黄河、长江皆由此而发源。此干宏大，包括中原诸大山脉。如秦岭、终南山、巴山、熊耳山、伏牛山、桐柏山、天柱山、云山等等，号称“中原之龙”。

昆仑山向南伸延的，称为南龙，直抵印支半岛的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、泰国、缅甸、马来西亚，另一支入湖南的衡山，又一支入江西的大庾岭，再一支自大庾岭入岭南，耸而为骑田岭，向南起伏伸延，直抵广东腹地罗浮山。罗浮山一路向南，起伏沉昂，于极南海滨耸而为香港的大帽、大屿、扯旗诸山。

昆仑巨龙，一分为三，于东方大地起伏沉昂，纵横交错，东方之“气运”皆源自昆仑，昆仑气旺，则东方大地必旺，昆仑气衰，则东方大地必衰。

昆仑三龙分布南、北、中，以“中龙”最为尊贵，所延伸地脉，多出尊贵之人，帝王将相、达官贵人，天下莫出其右。以“南龙”最富，其延伸之地域，多出商贾富人，以至现代的世界级富豪，皆源于此，论富则天下莫敢争锋也。

昆仑巨龙 主宰东方大地的“富与贵”那昆仑主脉所出之人 是否足以定夺天下大势 以至其威力可旋乾转坤 且看“天机屠龙记”的首部——天机风云。

## 天机风云

时值南北朝天下大乱，杨坚篡周改隋年代。天高云淡，赤空万里，犹如天下百姓的鲜血悬凝于天际，萧杀凄厉，可惊可泣。

在昆仑口王虚峰山脚东面的一条高原山径，有一对青年侠侣，正风驰电掣地向昆仑山玉虚峰疾奔。男的叫李南生，女的叫燕红玉 是一双“忧国忧民、济世为怀”的侠客夫妻。

玉虚峰就在二人前面的十数里处巍然耸立，但见峰顶巍峨高耸 没入九霄天际 山体冰雪封裹 晶莹洁白 山腰白云缭绕，仿如迷幻仙景。

青年男子李南生向玉虚峰瞥一眼 忽然微笑道：“玉妹 你知我为什么引你上此峰么？”

青年女子燕红玉甜甜一笑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虽然不知，但她笑意甜极了，就如从心中笑出来一般。

李南生见妻子甜笑迷人，忍不住一手把她抱到怀中，一面带她掠行，一面悄笑道：“告诉你 此峰名为昆仑玉虚峰 自然是为玉妹你天造地设的啊！”

燕红玉任由夫郎带她掠行，她知道他的功力超卓，便多带一人行走 亦决无妨碍。她一面甜笑一面道：“南生哥哥 那你

知道玉虚峰的来历么？”

李南生微一摇首道：“我只知道这是昆仑山的圣地，恰巧与玉妹的名字相配，早萌带你前来一游的夙愿，至于她的来历，便不太清楚，玉妹你知道么？”

燕红玉道：“南生哥哥，你知道么，相传玉虚峰是天帝玉皇的妹妹玉虚神女的行宫呢！当年玉皇大帝见昆仑山雄伟高巍，仪态万千，且距天宫较近，便在昆仑山巅修了一座行宫，与夫人西王母不时于此宫居住。他的妹妹玉虚得知后，很不服气，说玉皇大帝把天上的好地方都占尽了，还来图谋地上的胜景。玉皇大帝理亏，便只好把其中的一座山峰让给玉虚。于是，玉虚便在此山峰修了一座行宫，水清玉洁、瑰丽无比，玉虚此后常与众姐妹结伴到此游居，后世人因此称此峰为玉虚峰。”

李南生听了，大乐道：“好啊，玉妹与玉皇大帝的妹妹，竟有如此一段渊源，虽然千里奔波，十分艰辛，但能抵此圣地，也便不虚此行也！”

燕红玉格格娇笑道：“红玉怎敢与玉皇大帝的妹妹相比……，南生哥哥胡说八道。”

“呵呵……他并非胡说八道，你的确与昆仑山有极深渊源……”就在此时，两人的前面，忽地闪出一位青年男子，目中精光闪烁，一望便知是一位内功极深的高手，而且他似乎早就在前面的巨石后隐伏，彼此相隔不到一丈，在如此短距之下，他的呼吸竟能瞒过李南生夫妇的耳目，他的功力显然还在他二人之上。

李南生见此人来得突兀，武功又极高，惟恐他对燕红玉不利，身子一滑，便挡在燕红玉前面，厉声道：“阁下是谁，怎的如此无礼，偷听吾等说话，哼！”

燕红玉却不以为意，格格娇笑道：“南生哥哥，莫怪这位兄台无礼，只是我等自顾谈论玉虚峰，稍为疏忽，才未发现人家隐于石后罢了。”燕红玉故意显示自己的大方与目力，同时又缓和李南生与此人的僵持。

果然此人闻言呵呵而笑，道：“很好，夫人的目力果然惊人，一言道破吾之行藏，好，果然不愧为昆仑之母……”

李南生一听，不由更感惊奇，忙道：“喂，你这人好不奇怪，怎的又胡说八道，怎说是‘昆仑之母’？”

这人目注李南生一眼，忽然微微一笑，但随又微叹口气，似有满腹判断，却又欲言又止。

燕红玉知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听他说“昆仑之母”四字，她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暗道：此人似乎连我已怀一月身孕也瞧破了，他的目力当真非同小可，假若如此，那我腹中的胎儿，岂非与昆仑山有缘，可笑南生哥哥尚未知自己快为人父呢！

燕红玉心中转念，便向那人道：“兄台好眼光啊，但你如何判断的呢？”

那人微笑道：“嫂夫人子嗣宫已现赤气，此乃梦熊有兆之象也。但赤气尚浅，由此亦可判断，此兆孕生尚不足一月。”

燕红玉一听，俏脸不由微红，暗道：确实如此，因为她自感身怀胎孕，也只是二十多天的事，她甚至尚未来得及告知夫郎南生呢。燕红玉不由又问道：“那兄台为甚有‘昆仑之母’之判断呢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吾上此昆仑玉虚峰已有三数月了，吾上昆仑的目的，事涉天机之道，十分艰深奥秘，说出来世人绝不会明白，不说也罢，只是日前吾忽见昆仑中干主脉，于头颈处忽然腾升七彩烟云，其色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变幻不

定，其中必隐伏什么天机奥秘，因此吾便久潜于此，仔细审察，可惜仍迷惑难明，直到嫂夫人突然在此出现，才忽然明白那七彩烟云的含意。”

此时李南生见那人说得玄秘，不由亦心中大奇，忍不住发声问道：“到底是甚含意？”

那人伸手向李南生夫妇的来路一指，意味深长的道：“两位刚才是否从东向西而来，而昆仑中干主脉所升烟云，起自西面向东面延展，恰好抵临此地，其势有如久潜之子婴，欢欣踊跃，迎接其母莅临似的，而嫂夫人又恰恰已怀身孕，这岂非应验了‘昆仑龙气迎母’之兆么？嫂夫人岂非就是‘昆仑之母’么？”

李南生惊喜道：“红玉……你……你真的已有身孕？”

燕红玉含羞带笑道：“南生哥哥，你呀，你快为人父啦，尚如此糊涂透顶，还不及这位兄台目光锐利。”

李南生见燕红玉已亲口承认，心中不由一阵狂喜，他对那人的反感，立刻跑到爪哇国了。他连忙向那人拱手道：“多谢兄台提醒，倒是李某人误会了兄台一番好意啦，请勿见怪！”

那人听李南生自称“李某人”，神色一凝，随又意味深长的笑笑道：“兄台原来是李姓，那彼此便是同宗兄弟了。实不相瞒，在下姓李名淳风，在北周国任司天监之职，三月前特地从长安赶来此地，恰好遇上李兄弟和嫂夫人，看来吾与李兄弟一脉，有甚深渊源呢！”

李南生一听，不由大感亲切，因为他亦是北周国都城长安人，与李淳风不但是同宗兄弟，而且是同乡，因此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。

李南生把自己的祖籍、姓名、来历，均坦然对李淳风说知。

李淳风仔细聆听，却没说话，只微笑点头。李南生心中微感奇怪，忍不住又问道：“李兄，照刚才所言，吾妻红玉乃‘昆仑之母’，那吾之孩子岂非‘昆仑之子’么？想昆仑山浩瀚无极，十分雄伟，吾儿岂非也是一伟岸之人吗？却未知于吾李家有甚好处？吾夫妇又是否可以因此而叨光呢？”

李淳风一听，目注李南生一眼，但见他的命宫“司空”位上，浮出一股“青中带紫”之气，凝聚一团，然后再向上延伸，其气越发呈青，到“山根”位时，甚至青中带黑，其“紫”气已荡然无存。李淳风心中不由微叹口气，暗道：“司空”位主人之二十有二，恰好是李南生目下的年岁命宫；“青”者煞也，当主目下的“煞气大炽”，避无可避。幸而“青中带紫”，紫乃贵气，尚可保生命无碍，且可逃出目下的煞劫。但到其四十一岁“山根”位时，亦即十九年后，只怕其运命便必遭夭折了，其运命如此，夫复何言？

李淳风这般思忖，便不再多言，只简略的回了一句道：“南生兄，你夫妇二人既千里迢迢，抵此昆仑圣地，足证你李氏血脉，与昆仑龙脉有极深渊源，一切且于其中仔细体味，日后自会明白。”

李淳风说罢，也不理李南生、燕红玉夫妇二人是否明白，拱一拱手，即向山外掠走了。好一会，忽地传来一声啸鸣道：“天机乍现，昆仑峰，龙虎潜游四海中，九州靖平，丹日耀，上下求索问苍穹。”啸鸣音忽地戛然而止，显然发声之人已远去了。

李南生迷惑地道：“这李淳风神秘秘的，未知所发啸鸣是甚含意？”

燕红玉笑道：“南生哥哥，不必想那许多，你不是早欲上玉虚峰么？既已千里迢迢抵此峰下，只管上去一游，回去再仔细

思忖那李兄的神秘含意吧！”

李南生点点头道：“燕妹所言甚是，吾等江湖儿女，既以游历天下，济世救民为旨，管他什么天机命运呢？且上昆仑玉虚峰一游，以遂吾等多年心愿。”

李南生说罢，果然与燕红玉携手并肩，并不畏玉虚峰的巍峨高峻，奋勇向上攀登。李南生也不敢令燕红玉太过费力，他此时已知她怀了他的骨肉，不敢有任何闪失，在她身边寸步不离，小心呵护。

二人的轻功造诣甚高，玉虚峰虽然险峻，但也绝对难不倒这对青年侠侣，二人花了一个半时辰，玉虚峰巅便已在不远的视野中了。

突见群山连绵起伏，雪峰突兀林立，冰丘、冰锥星罗棋布，当真是峰外多峰峰不尽，岭外有岭岭难数；目极雪山连天际，驱遣江河东入海，制控五岳断山横！李南生不由仰天长叹道：“昆仑浩大，当今之世谁敢轻觑，吾夫妇二人，今日抵临此中峰圣地，亦总算不枉此生……”李南生的感叹声忽地戛然而止。

此时雪峰之上，突然急剧摇晃起来，一团团的白雪，涌动起来，犹如雪海中的波浪，一浪推前一浪，直向下面滚涌起来。李南生一见，不由大骇道：“红玉妹妹……不好，似乎是雪崩了！”

在雪山之中，遇上雪崩，那是九死一生的奇凶极险。昆仑山上的雪峰，久无人迹，积雪已达千年，刚才李南生感慨之下，仰天长叹，他的声音贯注了内力，山回谷应，不知怎地便把雪峰上的雪震松了，竟如海浪似地翻涌起来，一浪千层浪推前浪，只要稍受推压，整座雪峰的浮面白雪，便会如倾倒地般倒泻而下。昆仑山雪峰的积雪已达千年，厚达千丈，一旦

倾泻而下，犹如山洪暴发，此际与之遭遇的物体、树木、巨石、人畜，一切一切，必绝难幸免被雪覆盖淹没的厄运。

李南生深知雪崩的可怕，他也来不及向燕红玉示警，右手疾伸，把她拦腰抱起，便向玉虚峰上面疾窜而上，李南生深知人的轻功就算再快速，也绝对快不过雪山崩倾泻而下的速度，就如遇上洪水爆发，只有迅速抢占高地，才是惟一的逃生方法。

脚下的雪层已在翻动，人踏上去，犹如踏足于海浪之上，李南生猛吸一口真气，把内力催激到极致，施展‘踏雪无痕’的绝顶轻功，形如两头受惊的雌雄兔子，快如闪电的向玉虚峰颠飞掠。

李南生抱扶妻子燕红玉，逆滚滚的雪流而上，脚下的雪流翻滚，如惊涛骇浪，这虽然凶险万分，但却是逃生的惟一法子。

眼看玉虚峰颠已在望不远，李南生知道只要翻上山颠，便可逃过这场凶祸险了，他心中不由一阵兴奋，生机已在望，他又怎会放弃？李南生奋力向上跃去，这一跃足达十丈，只须翻越前面一段如惊涛裂岸的滚雪，他便可以踏足山颠的硬地，亦即安全脱离险境了。

不料就在此时，李南生双足踏足山颠的硬地，却突感脚下浮动起来，软绵绵的，根本无法运力再度跃起，李南生不由大骇。但更令他惊骇的是，脚下软绵绵之物，原来正急速下沉，山颠的硬地，与后面的滚雪，竟亦迅速相分，越来越远，就如大地被仙神疾劈一剑，从中断裂！

李南生不由万分惊骇，因为他深知此乃“地裂”之兆，正是由于“地裂”才引发可怕的雪崩，当时尚未有“地震”这一名堂，因此所谓“地裂”便即现代的地震灾难了。

李南生已知生死处于一线，他拼命凝聚功力，欲一跃而上，但当他以为已可一跃脱离险境时，脚下的地土下沉的速度突然加快，两面的山土中裂，现出一道恐怖的大缝，李南生和燕红玉不幸正处于大裂缝的中间，只听“喀喇”一声，两人但感天旋地转，向裂缝下面急速坠下……李南生不由哀叹一声，他知道身处此绝境，就算神仙降世，亦难把他夫妇二人救出生天了。

李南生心中已然绝望，深知无论如何努力反抗，亦难逃避这必死的厄运。他于此时反而处之泰然，不作任何花力气的腾挪纵跃，只是紧抱怀中的妻子燕红玉，暗道：天若亡我夫妇，便死也死到一起，就算天崩地裂，也决计不能把我与燕妹分开……而且燕妹不是已怀了我李南生的骨肉么？只要死在一块，到了阴曹地府，也就可以一家团聚了，总胜于骨肉分离之苦啊！

李南生心性十分豁达，虽已面对死亡，却仍能于绝望中寻出一点安慰的乐趣，因此他的心境竟十分平静，虽然如飞的向下急坠，心魂皆欲脱体而去，但神智却仍保持清醒，不致如常人般早已魂飞魄散，未死已然昏绝。

他怀中的燕红玉，亦一声不吭，既不呻吟也不悲叹，只用力的抱紧李南生，夫妇二人心意互通，确信只要死能同穴，此生也就无憾了。

李南生、燕红玉夫妇二人，紧紧相拥，燕红玉又已怀了身孕，犹如三人合体，其体积便比普通的坠谷人大了三倍，所坠的裂隙是刚刚分裂，下面积聚的地气雄浑无比，腾腾上升，因此李南生夫妇的身下，便犹如有一团庞大云气承托，下坠的速度因而大大减缓。

但李南生却感眼前越来越黑暗，渐而变得黑寂一片，耳际只剩气流的呼啸声，其余便有如地狱一般的感觉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因此也不知到底下坠了多深。在李南生的感觉中，这短短的一霎，几乎长如一生一世。因为他已预料，到下坠终止之时，也便是他夫妇二人命丧的一刻了。

忽然，李南生突感身子遇上一股强大之极的吸引力，把他和怀中的燕红玉拦腰吸吮，他根本无法抗拒，身子连同怀中的燕红玉一道，向右面的山壁飞去！李南生心中大骇，因为他下坠的速度一直缓缓的，并不感身子有被割裂的痛苦，他预料如此坠下 就算命丧 也必可保全尸 如今却向山壁猛然撞去 岂非立刻便会血肉横飞、粉身碎骨么？李南生最害怕的是这种结局，因为他认定，假如死时尸骨无存，死后一家三口也就不能团聚了。

李南生不由悲怆地叫道：“昆仑山啊昆仑山，不料你如此雄伟巍峨 却如此无情 便死也不肯让吾与妻儿团聚 咦 怎的忽然有光亮闪出？”李南生正悲叹之际，忽地惊疑地叫了一声。

原来李南生发觉，他和燕红玉并没有撞上山壁，而是被一种力量吸入另一个虚空，而且很快便见虚空黑暗中透出亮光来了。李南生忽然明白，这是山壁的一个洞口，因洞内里空旷，山壁乍裂，遂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，刚好他和燕红玉的身躯擦过洞口，便被强大的吸力扯吸进洞口中去了。

掠过洞口一段，再向外面飞出，原来那儿别有洞天，但见参天古树耸于下面，更有溪流环绕，花草遍地，犹如一座隐于昆仑山腹的世外桃源之地，也因此才有光线从里面折射出来。

李南生乍然发现如此绝地中的仙景，求生的意志不由勃发 暗道 如此世外桃源 若丧身于此 岂非大煞风景么 好歹

也得先领略欣赏一番，才不枉此生啊！强烈的求生意志，把他的内力也激发出来了，李南生猛吸一口真气，但感清新无比，与俗世的混浊简直相去十万八千里。因此吸一口便感精神一振，血气沸腾，内力似陡增几分，李南生凝神屏气，目注下面，准备施展他的腾挪功夫，化解急坠而下的可怕撞力。

李南生紧抱着怀中的燕红玉，向下飞坠。下面的参天树也越来越大，树顶如绿色巨伞，在李南生眼底猛地张开了来。

李南生深知生死已届一线，他猛地收腹，把全身的功力凝聚于双腿，待脚底触着树顶，便猛地一踏，借势飞弹而起，再沉下时又再一踏借势弹起，如此反复数次，可怕的下坠力便被化解大半了。

最后一次李南生双足再踏树顶时，不再向上弹升，而是左脚增强力度，身子便向右面斜弹而出，成一弧形向下面降落。霎时间李南生的背部已触着一层软绵绵的物体，竟如软垫一般，身子毫无被撞击痛楚的感觉。

李南生定睛一看，原来身下是一层厚厚的树叶，日积月累，已达三、四尺厚，人落其上，因此毫无损伤。他怀中的燕红玉此时亦嘤咛一声，轻声说：“南哥，吾等已降入地府了么？”

李南生见燕红玉安然无恙，不由长长地松了口气，暗道：燕妹无恙，她腹中的血脉自然可以保住了，一家三口果然于此团聚，但不知这是人间还是地府呢？李南生骤逢巨变，心境陷入迷幻不定，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答燕红玉的疑问。

他放眼一看，但见洞天原来是一座千年绝谷，三面环壁，高达千丈，一面通向不知名的远方。谷中奇树奇花异草怪石遍布，在花、草、树间，有溪流环绕，也不知溪流源于何处，流向何方。

李南生正迷惘间，燕红玉忽地轻声道：“南哥，我口渴得很呢，不知地府是否有水可以饮喝？”

李南生仍迷惑，但却确知此地绝非地府。因为地府是一片黑寂的绝境，此地却有光亮、花草、树木，甚至有潺潺流水，如此一片世外桃源，又怎能是可怕的地府？但若说不是，此谷却明明深陷地下千丈以上，仰望上去，犹如坐井观天，只得巴掌大小，可知绝谷有多深，有多可怕了……若要重出生天啊，只怕想也休想了！如此说来，此地岂非既是世外桃源，又是可怕地府么？

李南生无奈微叹口气，道：“燕妹，莫管它是人间还是地府，既感口渴，便证明吾等一家三口仍活着啦，这总比无声无息的死人胜于十倍也！你既然口渴，不见前面有溪流么？且先到那儿喝个痛快便是了！”

燕红玉迷惑地道：“南哥啊，此地只得你我二人，何来一家三口呢？”

李南生道：“燕妹，在昆仑山口，那姓李的兄弟，不是判断你已怀了孩子么？他虽未出世，但必已有知觉，听得到爹娘的话语，或许正在又笑又叫呢！这不是一家三口人么？”

燕红玉俏脸微红，道：“南哥啊，孩子尚未出生，怎知其是男是女？再说吾等身陷于绝地，只怕连孩子也拖累了。”

李南生微叹气道：“燕妹，不必想那么多，你我既然尚活着，总不能让孩子死去啊！”

燕红玉心中不由一动，想起腹中的胎儿，她的母爱力量忽然勃发，一跃而起道：“是南哥，无论如何，不管此地是人间还是地府，孩子无辜，尚未出世，决不能因此夭死腹中，况且你我此劫，似乎避无可避，一切均在那姓李的兄弟意料中呢！”

李南生道：“姓李的兄弟说得神秘神秘的，根本令人难懂，他料到什么？”

燕红玉道：“姓李的兄弟临别之际，不是向吾等说，你夫妇二人千里迢迢，抵此昆仑圣地，足证你李氏血脉，与昆仑龙脉有极深渊源，一切且于其中仔细体味，日后自会明白。然后李兄弟不是又传音过来道：‘天机乍现昆仑峰，龙虎潜游四海中，九州靖平丹日耀，上下求索问苍穹……’么？这其中似隐含吾等今日之劫难呢！”

李南生笑道：“燕妹不是口渴吗？恁的说来如此兴奋，连喝水也忘记了？走吧，前面便有浅溪流，莫管它什么天机、运劫、龙脉的，先保住吾等的血脉再说吧！”

母爱的力量，令燕红玉求生的意志陡生，她也不再犹豫，决然地道：“是南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总有法子生存下去啊！”

夫妇二人，向前面的那道溪流走去。走近一看，只见溪流水清见底，鱼游其上，十分活跃。溪两岸，长满奇花异草，李南生虽然见识多，但也连一种也叫不出名堂。

燕红玉口渴难当，走到溪边，也不管许多，伸手掬起一捧溪水，便喝了起来。人口但感甘甜香冽，犹如醇酒，不但解渴，而且暖暖，喝了几捧，便连肚饿的感觉也消失了。燕红玉不由大喜叫道：“南哥，快来试试，这溪水很神妙呢，不但止渴，而且可令人饱肚子啊！”

李南生正感腹中空空，思量到何处找一顿吃的东西，听燕红玉这般一说，连忙亦俯身捧溪水就喝，喝了几大捧。稍一会儿，李南生便惊喜地笑道：“燕妹，这果然是一溪神水，不但解渴，而且顶肚，妙得很啊！如此一来，生存的两大难题吃和喝，岂不可以解决了么？”

燕红玉忽地低叫一声道：“南哥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李南生顺燕红玉的手指一看，只见溪水石隙之中，有一奇物穿游而出，其状似鱼非鱼，似蛇非蛇，四爪有如蝎虎，背上有鳞，犹如世间所养的金鱼，有八彩，十分艳丽，身长尺许，十分奇特。

李南生对这等怪物简直闻所未闻，更别说见识了，他只能摇头苦笑道：“此地充满古怪神奇，一切皆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，如何识得这等怪物？”

燕红玉道：“它既于水中游动，想必是鱼一类的食物吧，为甚不把它捉住，再设法生起火来，吃一顿野烤鲜鱼呢？”

李南生一听，连忙阻止道：“燕妹千万别胡闹！这等怪物，也不知是否身潜剧毒？就算真的要吃，也让我先吃好了！”

燕红玉奇道：“为什么？若然有毒，南哥你便不怕死么？”

李南生叹道：“若然有毒，吾吃了只吾一人丧生，但若燕妹不幸中毒，便是一人二命，累及腹中的孩儿啊！”

燕红玉一听，不由悲从中来，幽幽地道：“但南哥又是否知道，若你不在，则红玉如何会独生，孩儿又岂能存在，此所谓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南哥一人连三命啊！”燕红玉想到身陷如此绝境，想起腹中不幸的小生命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几乎忍不住放声痛哭。

李南生道：“不吃，不吃，不吃这怪鱼罢了，燕妹切莫悲伤，恐伤了腹中胎儿的小心灵呢！山溪神水既然可以止渴顶饿，吃喝之事也就可以解决，吾等必定可以生活下去！”

燕红玉道：“既然可以活下去，但身陷绝境，眼看决难重生天了，孩子无辜，生下来难道永要他与此绝地为伍么？”

李南生咬一咬牙，道：“此地虽然三面峭壁，决难攀越，但

尚有一面似有去路，不如趁眼下体力尚存，先寻出路再作打算吧？”

李南生说罢，牵着燕红玉的手儿，施展轻功，双双向留下缺口的绝谷西面掠去。夫妇二人内力均甚高，轻功造诣也足以跻身江湖高手之列，再加上刚喝了那山溪的“神水”，内力陡增，这一全力施展起来，便快如箭矢，直向绝谷的西面射去。

这一段距离，普通人只怕须花上一日一夜的工夫，但李南生夫妇，却仅需半个时辰，很快便掠到绝谷西面的尽头了。

夫妇二人不由猛地顿住，李南生为保护妻子的安全，抢在前面，却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原来绝谷的西面尽头处，竟是一座深渊的边缘，立于崖边向下探视，下面烟云飘荡，也不知有多深、有多险？而所站的崖边，反成了下面深渊的所谓“生天”了！

李南生不由喃喃地叹道：“这当真是绝地中的绝地，深渊中的深渊！若不慎掉下去啊，只怕须历二世，才能再出二重生了！”

燕红玉见李南生失落的模样，她自己虽然亦感悲伤，却咬咬牙根，轻声对李南生道：“南哥，算了，莫再寻什么出路了，吾等命运既已注定以昆仑山为伍，只好认了！不如先行设法寻一处地方落脚安顿下来，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吧！”

李南生无奈的微叹口气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凡人的能力毕竟有限，根本无法抗拒如此残酷的天灾劫难了。他想了想，便点点头，对燕红玉道：“燕妹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先返回绝谷东面去吧！此处一片死寂荒芜，怎及得那面有花草、树木、溪流啊！”

燕红玉道：“不错，南哥，比起此地，那儿便是绝谷中的世外桃源啦！”